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躋春台 六指頭

立品終須成白璧，欺心即是獸禽。切莫造孽辱斯文，一旦天加譴，財空絕後根。瀘州廩生戴平湖，為人殘刻，不端品行，學問至深，刀筆尤利，專愛武斷唆訟；兼之最好男風，家貧教學餬口，若那家子弟俊秀，他即挾勢哄騙而奸之。常言道：「師不正，徒亂行。」誰知其徒亦效而為之，每在書房，以大奸小，以強淫弱。他並不經管，即明知之亦不打罵，遂將孔孟之堂，變成豬牛之圈矣。平日又愛濫酒，往往醉後發瘋。

其妻呂氏，乃貧家女，貌醜嘴烈。時當四月，家中無糧，帶信喊夫收錢買米。平湖收錢兩串，回家去，呂氏見錢歡喜，接著說道：「幾回要錢，老爺都說莫得，今天這兩串錢，又是那來的？」平湖有錢就央假起來了，答曰：「娘子不知，我這錢是從『子曰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』得來的！」呂氏即去辦酒，與夫消夜。平湖吃得偏倒難行，呂氏扶進房去，坐在床上，甚麼梗下，用手去摸，才是兩串錢，醉中彷彿，遂問妻曰：「你都說家中無錢買米，怎麼這裡又有兩串？」呂氏見夫先前拋文，他也撿樣，接他的下文答曰：「老爺不知，我這錢是從『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』得來的！」平湖大怒曰：「你倒樂，老子就有些不樂！」呂氏笑曰：「有錢你都不樂，要餓飯才樂嗎？」平湖曰：「我就餓死也不背你那個皮！」答：「啥子皮？豬皮狗皮？」平湖曰：「你媽那張龜皮！是這樣老子把你休了！」你一句，我一句，二人大鬧起來。老太爺聽得便問：「你兩口子半夜三更吵些啥子？」平湖曰：「爹爹不知，你兒實在好憂哦！」

尊爹爹聽稟告，不由你兒鬼火冒。  
你媳婦不是人，背著丈夫去偷情。  
做事不要臉，他說有朋來自遠。  
還說他實在樂，有錢使用甚快活。  
還罵我要餓飯，有錢不使莫划算。  
兒是個何等人，幼年讀書在龔門。  
入了學又補廩，出門上下都肘梗。  
鄉黨中誰不尊，人喊老爺是紳衿。  
討一個這樣妻，是他媽的弄東西！  
在家中去犯淫，不怕羞了祖先人。  
拿綠帽與我戴，叫兒如何出門外？  
是這樣不學好，不如休了還趁早！  
恨不得割他頭，免得你兒氣破喉。」

呂氏聽得此言，又好笑，又好憂，亦對公公說道：  
尊公公你且聽，從未見此龍門陣。  
他各人愛吃酒，醉了發瘋亂開口。  
為的是兩串錢，他自他回到家園。  
我問他從何來，就把酸文拋一排。  
說學而時習之，那裡得來知不知。  
媳接錢床邊放，今夜進房就坐上。  
他忘卻自詫問，問我錢從何處來。  
我見他愛拋酸，接他下文作笑談。  
說有朋那節書，他一聽得氣怏怏。  
發酒瘋就吵鬧，把媳肚子都憂爆。  
還說我在偷情，屎少屁多亂誣人！  
又還要把我休，真真自己不怕羞！  
若不念夫妻情，一掌打落你牙門。  
我勸你快戒酒，免得二回再丟丑。  
戒了酒不發瘋，免得別人罵公公。  
虧了你是廩生，旁人替你好麻筋。  
你何不莫做聲，陰倒睡了免通音！

老太爺平日也愛說趣話，聽著兒媳之言，便罵曰：「你這娃兒妹崽，好不懂事！『人不知而不慍，不亦君子乎』！又無人曉得，你兩口子吵啥子？」這平湖聽說此言，越加是氣。睡到次日，把酒醒了，又羞又惱，想道：「這婦人相貌又不揚，說話愛抵黃，從今到館去，永不回家鄉，要你守活寡，夜夜睡空床！」遂將七歲之子，名荷生，帶進書房讀書。這荷生性極靈穎，一讀便熟，到十四歲文理通暢，屢試未准。

再說呂氏在家，見夫幾年不歸，心知夫好男風，淫債太多，家中又無錢用，只得暗地替夫還債，掙些銀錢，度活光陰。

是年，荷生已十八歲，平湖欲與子完婚，於是歸家與妻商量，請媒送期。他親家姓邵，名光復，亦是秀才，家稱小康。此人品德兼優，善於教訓，每日與徒弟講書，必要先講善言果報。生一女名素梅，人材秀麗，性極端莊，小時教他讀書，素知孝敬。先後接了戴家的期單，備辦嫁奩。此處風俗興送嫁酒，當未嫁之先，族親都要請待宴。那日素梅到伯父家去，路遇一人將他飽看，心中大怒，急趨而去。及至出閣之夜，親朋把新郎送入洞房，就在房中以拳鬧酒，新人把酒斟了方才出去。荷生關門就寢，新人坐陣將欲去睡，忽見丈夫起來開門，出外許久，進房一個（人），偏偏闖著抽屜，把燈闔熄，即來與他取了首飾，脫去衣裳，雙雙攜手而睡。雞鳴，見夫下床出外。

至天明素梅起來，不見衣飾，忙到箱中另取，心中驚疑：「若是賊盜，我未曾睡覺。」欲問丈夫，又不進來。忽聽人說：「戴老爺呀，怎麼新郎公被人殺死在毛房後？」平湖夫婦去看，果然是兒，腦漿流出，咽喉割斷，只穿單衫，身已冷；便喊人抬到中堂，想：「我一生只有此子，如今死了，豈不把香煙都斷絕了嗎？看我夫妻老來又靠何人？」不禁傷心痛哭道：

父：姣兒死不由父肝腸痛斷，母：不由娘心兒裡好似箭穿。  
父：想我兒出世來聰明巧便，母：從小兒勤撫養費盡辛艱。  
父：會讀書會寫字詩文兼善，母：去考試總發在十名以前。  
父：到今科去入學才把期看，母：與我兒接媳婦配合良緣。  
父：媳進門我的兒就遇兇險，母：兩夫婦才一夜就喪黃泉。  
父：但不知是何人狼心狗膽？母：與我兒有何仇把他命殘？  
父：硬梆梆到廁後腦漿出現，母：可憐兒那頸項割了半邊。

父：週身上好衣服然何不見？母：打死了才來殺是何弊端？  
父：可憐父發半蒼五十已滿，母：可憐娘那幾年天癸就乾。  
父：眼見得戴門中香煙絕斷，母：百年後有何人送老歸山！  
父：白髮人送黑髮好不悽慘，母：到老來死兒子不幸有三。  
父：看我兒看不飽看之又看，母：喊我兒喊不應喊也枉然。  
父：我也是瀘州城一個爛桿，母：是光棍有幾個把兒保全！  
父：你敢到太歲頭撥土惹犯，母：我看你用何計報兒寒冤？  
父：你靈魂在陰司切莫散亂，母：尋著了殺人賊好把命填。

再說素梅聽得丈夫死了，急忙去看，放聲大哭，想起夜來之事，「定是丈夫出外被賊殺死，賊頂夫名來壞我名節，不然如何失去衣飾？如今丈夫又死，名節也失，有何面目活在人世？不如尋一自盡，去到陰司，找尋仇人罷了。」遂解下腳帶，引頸自縊。忽然上賓進房看見，急忙解下，用薑湯來灌。平湖夫婦正在哭子，又聽說媳縊，急得心膽俱裂，慌忙來看。見素梅漸漸甦醒，二老勸曰：「我兒既死，不能復生，媳婦何必性急怎的？須要寬想！」上賓因言夜來失去衣飾，二老再三細問，素梅泣告昨夜夫出，賊頂夫名進房同睡之事。平湖曰：「這也怪不得媳婦，切勿輕生，使我氣上加氣。」因問：「賊是何形像？」答：「進房便把燈火闖熄，看不明白，只摸著他是個六指頭。」平湖心想：「六指頭只有門生丁兆麟才有，定然是他！當時只說他講究道學，是個好人，誰知他做出這樣欺天滅理之事！」即去問他。

且說丁兆麟幼年喪父，多得母親曹氏撫養成人，庭訓極嚴，故而兆麟恭敬謙虛，言行不苟；兼之讀書發憤，穎悟過人。因家富足，其母擇媳太過，到十八歲尚未定親。是年從平湖讀書，當日亦在吃酒，諸友約他開房。荷生因與交厚，讓個雞肘與他吃。他見眾人悖言諺語，極看不慣，默無一言，幾杯悶酒，不覺帶醉，告辭先睡。醒來腹痛，欲大解，起看無燈，天又極黑，摸到毛房旁，一滑跌地，摸身盡濕，疑是大糞，嗅不甚臭，用手一陣亂揩，把臭解了，摸至床上和衣而臥。忽聽老師在喊方醒，急忙起來。平湖見他衣服、手足盡是血跡，拉著幾個耳巴，曰：「你為甚殺死我兒、奸我媳婦、斷我根苗？我與你勢不兩立！」兆麟曰：「老師這話那裡得來？門生並未殺人，老師不要亂講！」平湖曰：「你未殺人，一身血跡從何來的？」兆麟一看，駭得目瞪口呆，無言可辯。

平湖叫人將他捆綁，押送進州，喊冤遞呈。官問了口詞，即叫兆麟來問。兆麟將夜間登廁跌地，被血污衣之事稟明。官見身有血跡，又有六指，疑是所殺，命差鎖押。次日驗屍，見是棒打斃命，頭有三傷，頸是小刀割斷。官又細看，院內並無盜口，即叫新人問了情由，回衙叫丁兆麟問曰：「爾這狗奴！既讀書籍，何以不知法律，膽敢殺死新郎，冒名行奸！爾知罪麼？」兆麟訴道：

老父台坐法堂高懸明鏡，生遭了冤枉事好不傷心！  
自幼兒出娘胎遵從母訓，端品行保身體培植本根。  
也知道犯邪淫後有報應，理看頭讀詩書並不胡行。  
因老師接媳婦生去賀敬，眾世兄都約我開房送新。  
見他們在房中划拳行令，講邪言道穢語談笑風生。  
生當時看不慣出外先寢，醒來時肚內疼忙把廁登。  
黑區區踩溜物樁子不穩，跌地下被穢物打壞一身。  
忙用手將衣衫來拭乾淨，那知道是鮮血惹禍來臨。

「奴才！你未殺人，地下何得有血？」  
是賊盜殺了人血流滿徑，生不知誤染著確確可憑。  
「分明是你殺的，何必強辯？好好招了免得受刑。」

呀，父台呀！

是生殺就該要藏形斂影，焉有個睡他家等他來擒？  
況新人衣與飾都已失盡，這分明是盜賊怎是童生！

「諒必還有從凶，將衣飾拿去了，何須強辯？」  
有從凶就該要一路逃遁，那有個反轉來去陪上賓？

「轉來陪客，是狗奴掩跡釋疑之計；況新人摸出賊有六指，狗奴也有六指，這個還有啥子辯頭！」  
呀，父台呀！

塵世上六指人也多得，怎將那偶相同誣陷好人！  
「六指算是偶同，這血跡如何又那們合式？」

這是生人背時正走霉運，似黃泥入褲襠怎辨得清？  
「狗奴真烈嘴，左右快快與爺夾起！」

這一陣夾得我魂飛魄盡，已經在閻王殿走了一巡。  
想不招老父台刑不鬆陣，招得來又怕是斬首分形。

最可憐慈母娘五旬已進，年紀老血氣衰身靠何人？  
從今後諒不能田家聚慶，直令我不孝兒罪如海深。

受不起苦毒刑勉強招認，戴荷生本是我喪他殘生。  
「兇器放在何處？快呈上來！」

行兇器是他家一根光棍，裁紙刀割了頸已棄江濱。  
「從凶是何姓名？」

他姓胡名有仁已經逃遁，大老爺出簽票去把他尋。  
招畢丟卡。卡犯知他家富，人人歡喜，即命雞子加刑。兆麟曰：「各位既要加刑，還要不要錢咧？」眾犯曰：「怎麼不要錢？團倉禮是少不得的！」兆麟曰：「受了刑就不出錢。常言道：『針無兩頭利。』既受苦楚，又把錢安支何地？」眾犯曰：「有錢就拿來！」兆麟曰：「過一二日，我母進城，或多或少，自然要交割。」犯人無言，免了苦刑，叫人與他母說信。

且說曹氏，自命子去吃酒，幾天不見回來，心中著忙，喊人去問，才知子遭冤枉，放聲大哭，想：「我苦苦守節，無非望著此子，倘有不測，叫我身靠何人？」正想進州去看，忽有人來喊他帶些銀去和監，知子招認，哭哭啼啼，帶銀兩錠進州。來到卡中，母子抱頭大哭，問及苦刑勉招之故，心如刀絞，即拿銀一錠作團倉禮。眾犯怒曰：「這點銀於不夠眾人吃水，拿來做啥？」曹氏問：「要好多少？」眾犯曰：「一千不多，八百不少！說得好咧，只要四百兩！」曹氏大驚曰：「甚麼！就要許多？到底出了銀子還填不填命咧？」眾犯曰：「這是團倉禮，誰管你的案情！」曹氏無奈，只得哀告。眾犯大怒，把銀丟地，命雞子將兆麟吊作半邊豬，捉蟲放頭，以津唾面，又灌溝溝水。曹氏急得肝膽皆裂，撿起銀子邊走邊罵，來至大堂，大聲喊冤。

這官姓黎，雖是科甲班子，卻是初任，案情不熟，又不知衙中弊病，最恨喊冤；當時聽得，吩咐下來說，有公事叫他遞呈詞。曹氏曰：「民婦與閻州除害，亦是公事，見了大老爺自然要遞呈詞的。」官大怒，叫進問曰：「膽大潑婦！有何大事在外喊喊叫叫！」曹氏將卡犯逼搥銀錢、私刑吊打之事從頭細訴一遍。官曰：「他初進卡，犯人要點喜錢，拿些與他，自然安靜，何得喊

冤？」曹氏曰：「就是喜錢，也要不得許多；況既犯法，何喜可賀？未必賀他能夠殺人嗎？」官無言可答，半晌說道：「他不要錢，那有食用？」曹氏曰：「監卡飯食，皇上設有稀粥，何得取自新犯？分明是卡犯逼搥銀錢，與大老爺分，因此才不經究。是這樣又要填命，又要搥錢，民婦破著老命，告到皇畿帝京，都要與兒伸冤，闔州除害！」

官聽此言，心中大怒，親到卡門勘問，卡犯把兆麟早已放下。官叫兆麟來問，兆麟曰：「卡差、犯人要四百銀子和卡，母親拿一錠與他，求他少些，他們不依，將犯生高弔，放蟲唾面；最可恨者灌陽溝水，開得犯生死不能死，活不能活，就是大老爺也未用過如此慘刑！還望大老爺施恩，憐念斯文，犯生實在受不了了！」卡差、犯人抵死不認。曹氏把手足繩痕、胸前水跡指與官看，官即坐堂，將卡差、犯人各打一千，革了衙門。卡犯雖然怨恨，知他母親利害，再不敢作難兆麟矣。

曹氏到府道遞了呈詞，即到成都具控，此時詳文亦至。桌司看了，心想：「既是師生，何得全無情誼，下此毒手？」又見曹氏訴狀，即批候委詳察，發道公文，命合州正堂臨訊。文後囑咐曰：「見美逞凶，或忘師生情分；行奸盜物，亦必追出真贓。務必細心揣詳，勿使有罪倖免，又毋捕風抵塞，致使無辜遭冤。」

文到合州，官即日來至瀘州。黎官接進公館，命房書把案卷送去。合州官看了，提丁兆麟問曰：「爾既招認，何得又命爾母去告上控？有何冤情，還不實訴？」兆麟將吃酒登廁、跌血污衣六指遭冤之事，細訴一遍。合州官又把案卷細看，知是冤枉，故意問曰：「爾未殺人，怎有衣血六指之異？既已認案，何又反供？」兆麟曰：「父母官苦打成招，因此反供，望大老爺昭雪！」合州官假怒曰：「分明是你殺的，還要反供強辯？」命左右動刑。兆麟曰：「大老爺不必發怒，既不能伸冤雪枉，犯生不訴就是，怎能再受刑杖？前供是實，懇恩免刑。」合州官曰：「觀爾此案，似有冤屈，但兇手無名，無從捉摸。兇手不出，爾又怎能脫難？」兆麟曰：「大老爺念生無辜受屈，與生昭雪，自當感激；不然生即含冤而死，亦無所怨。」合州官沉吟半晌，仍命丟卡，與黎官商量請期寬限，二人同辦。命差四路暗訪六指，察其行為。

合州官回州，過了三月尚無著落，曹氏又到上司遞張催詞。上司怒曰：「如此一案，許久不能辦活，這樣昏昧何以臨民？」即發公文，命二官急辦，再過二月不得真兇，轅門聽參。合州官又到瀘州催差嚴辦。又過兩月還是無影，二官心慌，商量作疏，叩懇城隍指示。逢朔至廟焚化，二官同寢廟中，夢見大小二雄雞相戲，大雞踩負小雞背上；忽來一人，手執柳條打一大圈，將小雞一陣拳頭、耳巴；旁掛一索，小雞引頸自縊，那人解下小雞，抱懷而哭，又執棒尋逐大雞。地下忽現一張荷葉，那人將荷葉打了三棒，取刀將葉蒂割爛。正看間，忽被更鑼驚醒，即叫合州官告之以夢。合州官曰：「我夢亦同。」即叫師爺詳夢。師爺想了一陣，曰：「此案莫非因雞奸而起？其人打小雞者，恥其被污也；抱縊雞哭者，必其人之子也；棒打荷葉，刀割荷蒂者，此案被殺者名荷生，必其人殺之也。其人拿柳條打大圈者，莫非叫柳大川乎？」二官點頭稱是，命差捉拿。一小差曰：「柳大川居東山廠，與戴平湖只隔十多里。」遂去些差人拉進州來。

兩官坐堂問曰：「柳大川，你為甚打死戴平湖之子，頂名行奸？今見本州還不實訴！」大川曰：「小民有滿腹含冤，久欲控訴，望大老爺詳察：

大老爺在上容告稟，聽小民從頭表冤情。  
此一非民把凶逞，是老天報應甚分明。  
民生來家中原貧困，生一子乳名叫長青。  
十四歲文章即通順，只望他顯親去揚名。  
戴平湖教書有學問，令小兒從他去拜門。  
誰知他狗肝又狼性，暗地裡奸污小兒身。」  
「既是師生，豈有奸污之理？本州不信。」  
呀！大老爺呀！

上淫下古來多得很，彌子瑕分桃喂衛君。  
況平湖自是一光棍，似禽獸論甚師弟情！  
「既被奸污，你兒還從他不曾？」  
從兩年害兒成下品，到夜間出外喪品行。  
「姦淫乃闇昧之事，你又怎能知道？」  
民將兒責打來追問，才知道失身那段情。  
民忿極將兒來鎖定，免得他出外羞先人。  
兒無奈懸樑尋自盡，想報仇怎奈是紳衿。  
「你兒自尋短路，何得又怪他人？」  
呀！大老爺呀！

莫得他兒不丟性命，莫得他民不成孤人。  
他姦淫我兒太過分，我奸他媳婦諒合情。  
他害我香煙都斷損，我也要斷絕他後根！  
此本是老天加報應，並非是小民胡亂行。  
「你又用何計策把他兒子打死？」

聞平湖與子把親定，見他媳容貌可傾城。  
與廚人挑擔把身進，將巴豆放在雞內烹。  
先告辭後在廁旁等，一巴錘送他命歸陰。  
脫衣服穿起把名頂，又怕他不久要還魂；  
拿小刀割斷他喉頸，與新人攜手去同衾。  
聞雞聲盜物來逃遁，那知道冤屈丁兆麟。  
今日裡法堂把供認，念小兒死得實傷心。  
祈青天先把他罪問，評論我工人罪重輕。  
民該殺他該斬首領，民該死他也難獨存。  
「衣服首飾你又放在何處？」

衣與飾尚在家藏隱，並未曾損壞半毫分。  
大老爺拿他來對審，民縱死九泉也閉睛。

柳大川把供招了，官想與夢相合，定是實情，遂謂合州官曰：「戴平湖如此狂妄，姦淫徒弟，得罪斯文，若不究治，敗壞風俗。」合州官曰：「此人乃貴治出色人物，有名之士，任憑尊裁。」即告辭回州，只留刑書，候同詳文，將大川丟卡。一面命差到柳家取衣服首飾，一面命差喚戴平湖上堂，問曰：「爾身受朝廷頂戴，應宜培植人材，為何喪盡天良姦淫徒弟，今見本州還不招嗎？」平湖曰：「廩生教書，學規極嚴，品行端正，老父台何得平空白地說此傷風敗俗之言？」官怒曰：「爾奸污柳大川之子柳長青，害得他身成下流，因責廢命，今在法堂供出實情，爾還強辯不認嗎？」平湖曰：「柳大川狂言妄語，喪敗斯文，正宜打死，免害世人。老父台何得以虛誕之言，而誣功名之士？」官曰：「爾的行為本州知道！若不招認，刑法難容！」平湖曰：「老父台的刑

法只可施於囑匪，怎能治我紳衿？是這樣問法，我說是老父台姦淫我兒，殺傷性命，老父台肯認，廩生也就認了！」官大怒曰：「膽大狂生！焉敢胡言欺藐官長？左右拿去罰學！」平湖正要辯白，忽然眼睛一花，見柳長青立於面前，相顧而笑，不覺心中迷亂，說道：「我的好徒弟呀，你也捨不得為師，前來看嗎？」官罵曰：「你在說甚麼？還不招認，要待何時？」長青在平湖耳邊遞言，喊平湖快講。平湖不知不覺，將平日逼奸幼童與誘污長青之事，一一招認。官命罰學丟卡，提出丁兆麟釋放，二官同名詳於上司。上司見了大怒，批曰：「戴平湖嗜好男風，實衣冠之禽獸；奸污徒弟，真名教之罪人。萬死猶有餘辜，斷嗣難盡其責，宜加宮刑留身而受活罪，就地閹割出示，以警將來。柳大川為子報仇，情非得已，行兇斃命，罪有可原，但不宜姦淫新婦，壞人名節，姑念絕嗣，究治從輕，笞責一千，枷號三月。邵素梅摸六指以為夫，事非無偶；丁兆麟因六指而受屈，情有由來。宜娶邵氏，將就錯中姻緣；使嫁丁生，可稱天成佳偶。」

回文轉來，提出戴平湖，命刈匠閹割。以外腎示眾，觀者人人咒罵，個個快心。叫丁兆麟上堂，告以上司之諭，婚配邵氏。兆麟喜允。官命媒婆傳言，邵氏令嫁丁生。

再說素梅聞柳大川把案招了，始知丁兆麟受冤，心中不忍，想：「因我一言，使他身居卡監，受盡苦刑，今生不能酬情，來世亦當報德。」又想：「嫁此禽獸之家，罪墮後人，不知如何結局？」及聞媒言甚喜。丁生看期迎娶，夫婦和諧，後生二子，一中鄉選。柳大川回家，因無子嗣，削髮為僧。戴平湖自閹割之後，人皆厭賤，火盜頻臨，家財蕩盡，乞食而終。呂氏跟人逃走，後亦餓死。